

粵音兩題

黃坤堯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小學生學拼音

香港粵語讀音混亂，人所共知；但大家似乎都束手無策，整個社會聽之任之，任其約定俗成，自生自滅，連教育當局也沒有積極地改善粵音教學，可能認為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。

古人要不就不讀書，要不就讀書。不讀書的人光學說話，約定俗成，沒有資格破壞語言。讀書的人一句句的跟老師讀，一句句的背，口耳相傳，讀書音自然也很穩定。現在的情況可不同了，由於是普及教育，人人有機會讀書；但教育當局只重理解，不主張背書，就算老師教了正確的讀音，學生也沒有辦法記下來。放學後受朋輩或傳媒的影響，說話時沒有辨析讀音的能力，散佈語言病菌，彼此污染，一倡百諾，就更一發不可收拾了。電臺電視的播音員、歌星、明星等對讀音一般都很認真，希望不要出錯，但限於學養，以及同輩中人的感染，積非成是，懵然不知。誤讀一出，蔚然成風，殺傷力更大，連教師也無法力挽狂瀾了。此外各科教師不一定受過語音訓練，他們的讀音也受時俗影響，惡性循環，一讀即錯，亦在所多見。有些老師不查字典，到處問人讀音，別人漫應一聲，出錯的機會更大。在教師、學生到傳媒和大眾這一個大環境中，大家都信目不信耳，隨時創新讀音，趨之若鶩，讀音又焉得不混亂？

香港語文教師面對讀音混亂的局面，有心無力，實在令人氣餒得很。其實要解決讀音的問題並不困難，只要教育當局有決心，期之以三五年，相信便能撥亂反正。甚麼辦法？其實十分簡單，就像大陸、臺灣一樣推廣拼音教學，我們要全面推廣粵語拼音。趁現在語文基金委員會開會議事之際，希望大家也好好面對淨化粵音的問題，設法改善我們的語言環境。

大陸學生從小即學漢語拼音，臺灣學生從小即學注音符號；香港學生學英文，卻不學拼音。一般中、小學生固然不懂得粵語拼音，其實他們也未必掌握英語準確的拼音。

大陸、臺灣的課本和兒童讀物一般都有注音，這固然方便學生閱讀，其實更方便家長。學生自學儘管未必能完全明白課文的意義，但他們一定能掌握正確的讀音，朗朗成誦，保證不會出錯，等將來再會意。香港的課本或兒童讀物有任何粵語對照的注

音嗎？小孩子怎麼讀？除非他句句都問老師或家長，否則敷衍過去，口中亂讀。我們都經歷過這個痛苦的幼學階段，但再沒有回過頭來正視這個問題。

香港的課本沒有注音，遇到了新詞生字，過去多用直音。現在有些課本用粵語為個別字詞注音了，但很多師生卻不習慣，因為他們從未受過一套完整的注音訓練。有些學生上課時要記音，只能利用音同音近的直音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絕不可靠，你看多落後。而大陸、臺灣的課本都有注音，學生從小也學會了注音，因此就算碰到南腔北調的老師，或者老師偶而讀錯，學生也都很容易發現錯誤，判斷是非。香港的學生可沒有這種能力，有時查了字典也不會讀，請救救孩子。

粵語音系只有十七個聲母，五十三個韻母，九個聲調。教小學生辨識，一兩個星期就夠了。再加上練習，一兩個月就熟悉起來，以後終身受用不盡。粵音標準化的工作，可以由教育當局委託語文機構和專家學者去做，或者選用某一家的研究成果，再由教育當局明令推行，納入課程設計及課本編排當中。甚至可以納入公開考試的命題範圍之內，改正誤讀，有法可依，功德無量，尚幸教育當局三思。

粵音的標準化及推廣，更可以方便香港中文電腦的輸入，身分證的中文拼音亦得以劃一，訂機票、訂酒店也方便多了，甚至連編印詞典、名錄等也可以擺脫漢字部首的局限，一舉數得，何樂而不為？

聲符讀音有跡可尋

漢字以形聲字佔多。形聲字半邊形符表類，半邊聲符表聲，例如「江」、「河」二字，「水」是形符，「工」、「可」就是聲符了。大抵造字之初，聲符多數跟所造的字同音。不過，由於造字非一時一地一人所能完成，加以我們對古代的通語和方言並不了解，古代「江」與「工」，「河」與「可」究竟關係是音同呢？還是音近呢？一時也不好說清楚。清代古音學家段玉裁曾經將《說文》中的形聲字的聲符加以歸納，分古韻為十七部，也就是說漢字的聲符跟形聲字之間有同韻的關係。現在我們一般將古韻分為三十部，分韻更加細密，形聲字跟聲符一般都可以歸入同部，走亂的例子不多。此外，形聲字跟聲符也有同聲的關係，例如「江」「工」同屬中古見母，「河」「可」同屬中古匣母，如果我們照段玉裁的歸納方式，大概也可以將《說文》裏的聲符歸納為古聲若干部，相信也若合符節，不會相差太遠。

不過由於語言不斷的發展和變化，形聲字和聲符的讀音也有所不同。現在很多香港人都懶得查字典查讀音，遇到不會唸的字，往往只依聲符去讀。播音員照稿宣讀，能完全讀準的大概只有三成機會。例如很多影視女藝員的芳名「菁」([dzɿŋ¹]，音精)、「茜」([sin³]，音倩)、「媚」([mei⁶]，音未)、「筠」([wɛn⁴]，音雲)等字，也是社會很多女孩子的名字，大家一讀就錯，相沿成習。有時給她們改正，她們卻說不

習慣。誤讀勢力之大，顯而易見。

又如姓氏「韋」字該讀[wei⁴]，音圍，現在一般人都唸[wei⁵]，跟形聲字「偉」字同音；甚至祖孫相傳，長達三代，積習已成，這又怎麼改變呢？我們總不能為正音而叫人家改姓吧。其他姓任、姓單、姓華、姓查等都有類似的異讀，恢復了正音，他們聽來卻不習慣。不改則與整個音韻系統脫節，我們總不能叫花間作家溫庭筠、韋莊等改名換姓來遷就我們的誤讀吧；此外詩詞平仄聲韻不諧，更是觸目驚心，難以入耳，這可怎麼辦呢？

最近電視有一個賣奶粉的廣告，提到「骨骼」一詞。在小學生的健康課本中，「骼」字都讀[gak⁸]，音格；但廣告每天都大聲讀[lok⁸]，音洛。學生耳濡目染，何去何從？等到他們有天做了老師，做了播音員之後，若能自我更正當然最好，否則會從俗維護誤讀，錯了也不知道，甚至自以為是，這就是我們最感到可悲的地方了。

讀錯字不要緊，我們要有知過必改的勇氣。須知語言不是個人的私產，不該破壞嚴謹的語音系統。現以「易」、「易」兩個聲符為例說明一下。

漢字「易」和「易」兩個聲符很容易混淆，很多同學都不能分辨。其實這兩個聲符所組成的形聲字的讀音各成體系，如果能掌握讀音的規律，那麼對認字就很方便了。我們先看聲符「易」字及其形聲字的粵音：

- [ji⁶] 易(容易)
- [tsi³] 賜(賞賜)
- [jik⁹] 易(變易、貿易)、場(疆場)、蜴(蜥蜴)
- [tik⁷] 剔(剔除)、惕(警惕)
- [tek⁸] 踢(踢球)
- [sik⁸] 錫(無錫)、惕(袒惕)

粵語「易」字有入聲[jik⁹]、去聲[ji⁶]兩讀，意義不同，一般同學都能區別清楚，不會亂讀亂用。(普通話「易」讀[yì]，只有一讀。)上古聲符「易聲」原屬錫部，入聲韻；其所組成的形聲字亦多數讀入聲，少數讀去聲。去聲一讀大抵是漢魏以後分化出來的讀音，有辨義作用。粵語「易聲」的前、高i元音相當穩定，只有「踢」字的元音下降為中元音ɛ例外。(普通話「踢」讀ti，仍是高元音，可以比較。)

再看「易」字及其形聲字的讀音：

- [jœŋ⁴] 易(同陽字)、揚(飛揚)、敷(同揚字)、暘(晴天)、楊(楊柳)、煬(烤烘、熔化、煬和、隋煬帝)、瘍(癰瘡、瘍醫)、惕(道上祭也)、錫(鍍錫、馬頭飾)、陽(太陽)、颺(飄颺)
- [tsœŋ⁴] 場(場地)、腸(肝腸)
- [tsœŋ³] 暢(舒暢)
- [sœŋ¹] 傷(傷害)、殤(國殤)、湯(流水湯湯)、觴(觴酌)、惕(強鬼、「鄉人

楊]則指驅逐強死者之祭)

[tɔŋ¹] 湯(湯水)

[tɔŋ³] 燙(燙熱)

[tɔŋ⁴] 餻(同糖字)

[dɔŋ⁶] 蕩(蕩漾、放蕩)、盪(傾家盪產、盪鞦韆)、碭(碭突、安徽碭山)

[tsiŋ⁴] 餻(糖稀、軟糖、眼睛餻澀)

「易」字即「陰陽」之「陽」，近代罕見。上古聲符「易聲」原屬陽部，陽聲韻；其所組成的形聲字亦多數讀平聲，少數讀去聲。去聲一讀大抵也是漢魏以後分化出來的讀音，有辨義作用。粵語「易聲」以圓唇中元音 ɔ、œ 為主，全部帶有[-ŋ]韻尾。只有「餻」字又讀前、高元音 i，不合規律。劉禹錫《歷陽書事》：「遠岫低平列，支流曲帶縈。湖魚香勝肉，官酒重於餻。」韓滉《菩薩蠻》：「上巳是清明。新煙帶粥餻。」李彭老《浪淘沙》：「潑火雨初晴。草色青青。傍檐垂柳賣春餻。」唐、宋人都協平聲青韻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稱「各本篆作餻，云易聲，今正。」則「餻」讀[tsiŋ⁴]可能是古人的誤字誤讀，再通過詩詞協韻固定下來。(普通話「餻」字讀 xíng。)

綜上所見，「易」與「陽」的字形雖然近似，但聲符的讀音完全不同。前者在古代為入聲韻，後者為陽聲韻，由此而構成的形聲字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，粵音也未見混亂。我們要辨音認字，最好是一組一組的學，觸類旁通，亦便記憶。假如我們能認真辨識這兩個聲符，那麼對於「疆場」和「場地」、「錫金屬」和「鑲錫」、「袒裼」和「鄉人裼」等幾組字的字形、字音和字義就不至於弄錯，鬧出笑話了。我們對於語文一定要下苦功，不能敷衍了事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，總要付出一點代價才有意義。